中復堂遺稿

中復堂遺稿目錄

桐城姚　瑩展和著　　男濬昌校刊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覆嚴方伯二

覆馬都統

覆嚴方伯

右文七首尺牘六十一首　先君刻中復堂全集後出也嗚呼庚戌辛亥之歲　先君旣赴李文恭之招未幾文恭引疾遂爲陸立夫制軍所留旣而更張鹽法所言不用辭歸不許強以九江驗鹽事文中所爲有辭議敘書也尋以大臣薦　授湖北鹽道未履任有廣西之　命當粵寇初起勢常危蹙苟善爲之不致燎原迺諸將驕蹇不和良策不用遂成潰決　先君以龔長請令赴援凡一時地勢兵形精慮熟籌言無不盡又須調和諸將撫勵士卒卒之事權不屬竟成巨禍而　先君勞瘁憂憤竟不起

矣悲夫原存狀牘二百餘首遭亂散佚僅有存者　先君嘗曰吾集未可去取當使後人通觀前後知其生平也小子不肖守緒不淑罪無可逭顧即此殘編亦足見一時志事矣用付剞劂以貽後人同治乙丑季夏男濬昌謹識

變鹽法議

嘉慶道光間兩淮鹽法之敝極矣淮北無商陶文毅力行票法而稍盛獨淮南未及變法僅奏請數端減輕課本以恤商而已當時雖云恤商而病根未去淮南鹽法仍未有瘳也病根奈何一曰出鹽之場竈一曰銷鹽之岸店二病不除鹽法未見其可矣道光十六年文毅嘗問瑩曰有勸淮南並行票鹽者可乎瑩曰淮北課少而地狹淮南課多而地廣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販之束縛而民便之也有票販有水販票販納課赴場領鹽運至西壩而止為時數月行內河數百里耳水販則皆淮北引地諸府州縣之人至西壩買鹽而歸散售於州縣食鹽之戸謂之水販官惟責課於票販而不問水販票販惟售鹽於水販而不問食鹽之人地近

而易從此其所以善也淮南不然其引地遠在楚西三省且有長江千里之險若行票法則票販斷不肯赴場領鹽且冒險千里運至楚西其遠者運及儀徵而止耳楚西水販亦斷不肯冒險售鹽於淮南如此是楚西無淮鹽也三百一十九州縣之人能淡食乎惟驅使食蜀粵之私耳淮南鹽既無所銷售課將十去七八國家何賴焉文毅乃止然至今日文毅之法又窮於淮南矣昔者瑩嘗再護運司庫貯實銀常三百六十餘萬歲解京外諸餉未嘗告缺今司庫存銀纔十餘萬京外諸餉積欠又數百萬官與商皆爛額焦頭相顧束手矣淮南額引一百四十餘萬儀徵改捆歲常七八十萬猶以為少今頻年儀捆僅三十萬捆工數萬人餓者大半環監鼙號呼乞活而無以應之殷商運鹽能行二三萬引以上者不過十餘家新綱每開幾於無商可派積引如山復多懸而無

著運司計窮惟以率由舊章四字藉口藏拙大府籌議補救又沮
格不行商人因極無如何矣十二月十九夜楚北停鹽忽被天災
焚去四百餘艘逃存不過三分之一淮商課本一炬而去四百餘
萬衆商聞之魂魄俱喪同聲一哭相與僉呈告退通計淮商資本
不及千萬今一炬失其大半欲責其運行千餘萬金之鹽以輸
國課恐加以嚴法而不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更甚於道光八九
年間矣何能無變法乎變法奈何曰法乎敝者猶可補救圖全令
敝十之八九如病者僅存一息耳非大爲大補之不可大爲大補
者減緝私之費以收場竈之鹽撤楚西岸店以免匣費之弊而已
夫緝私之途不一自鄰私外以江船夾帶之私場竈透賣之私爲
大江船透賣七八出於場竈其病由垣商相時謀利不能多收竈
戶之鹽竈戶不能枵腹以死也勢不能不私售於梟販例禁雖嚴

而無所用若淸查場竈實數每竈出鹽若干分爲四季垣商收不盡者官爲收買俾竈戶得以生養何必犯法售私乎垣商之鹽以備商運官收之鹽以應官辦口岸較之用銀買自垣商者貲本不更省乎官辦鹽本既省何致復有欠課第收鹽之費不貲司庫不能復籌此款則莫如減緝私之費以收鹽計無善於此者查緝私一項歲常費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不過委員稍分梟販之利益其私橐耳無益於公久矣今大加裁汰第存扼要之所數區及總督隨時賞犒委員之用可歲省其費之半飭淮南二十場大使責令按季收鹽報明備用如有短欠不實嚴定處分官運口岸之委員無須鹽本但須運岸之費是去緝私之虛名拔梟私之病根而益官岸之實用此其爲大補者也楚西岸店其弊無窮始爲商人買鹽收課本而設既乃爲地方文武取用不窮之府甚隆中卸有

匣費之名屢經裁減迨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錢以銷鹽之數計之也而不肯有司則不計銷數而定爲歲額楚岸七十萬西岸四十萬不問費所由來第以額定賂規爭取之而已近十餘年楚岸日增至一百餘萬蓋名爲歲額而有灑支有豫借習以爲常是無增額之名而有加費之實也復有往來遊客隨時抽豐不能定數蓋自總督鹽道以至州縣委員無復念商情之苦者矣楚西岸店之人無非淮商親友復借有司之掊克貪求而浮報用數分潤入已此所以歲至一百餘萬也夫以銷鹽一引輸費四錢計之楚西匣費年僅當數十萬耳而違例妄取加增之數及於百數十萬試思

國家歲課幾何倘年欠百數十萬而入有司之腹者反絲毫無欠且灑支豫借過於其額今中外度支如此之絀

聖主日夕憂勞大小諸臣食何人之祿不能爲

國分憂而

相與營私蠹耗於公如此其能無愧於心乎楚鹽因岸店所在漢口人烟稠密無地建倉又時有火患是以皆船泊省會由鹽道給發水程聽各縣水販子店分鹽散售然自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二境二十餘州縣皆坐視鹽船之過而不能買商鹽仍須自省運回價値安得不增是以人情不順皆爭買船戶之腳私商鹽爲例所拘轉不許開艙售賣此成何理耶法令皆自相束縛以困商民及其敝也　國家亦暗受其害而不知夫爲法而病商病民以至病　國猶斤斤守之而不敢議此非愚也私耳昔陶文毅原奏本有僉商於黃州等處認運口岸之議而楚鹽道詳稱設店部有應用經費恐不肖商夥影賣腳私致漢岸水程無從稽查西鹽道則稱所僉之商新置店屋鹽倉以及岸店辛工日用核算店費浮於水販赴青山領鹽水腳商力難賠仍必增入鹽價似多窒礙

遂格不行夫添店僉商誠有如二道所云者然實則假為公言以陰遂其就近為肉商人之計且既有省店又於中途添店資費皆須重出故不願行今不僉商添店但令商鹽船至九江姑塘卽准其開艙分給水販子店運售或自至各府散售其楚西岸店皆撤有留者官不必問但令赴兩鹽道請領水程一如淮北票鹽西壩以上官為稽查西壩以下但給水程其餘聽之則官民皆便火患胥除兩省匣費仍遵定例按數由淮商完納運司委員批解交兩鹽道分給如此則岸彩無自浮斛不肖有司無從重支豫借遊客無騷擾可省匣費百萬設本商願在青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帶立店者聽之可也楚西接界卡要之地緝私文武照舊設立其費亦令商納司庫備文批解鹽道不許私取於商盡鹽法本為　國課輦下收其餘利以資辦公可也然亦止可十之一二今正雜課稅

三百數十萬而岸費已一百數十萬是三分而及其一盛時猶爲違制況凋壞至於今日歲完正雜課不及二百萬而岸費猶一百數十萬有加無已雖幸衆爲諱匿　上無嚴詰其如商力不支何哉今以淮南之姑塘九江當淮北之西壩姑塘九江以上既處處稽查嚴密姑塘九江以下大開法網去其束縛聽商售賣但約以水程邊卡仍設官緝私地方官毋庸責成銷鹽分數則文武不能額外多取店夥不能影射浮開遊客不能抽豐騷擾然後岸費之浮增可節而正雜課之輸納可盈蘇商之困下利民而上利

國中不失辦公之資楚西文武衙門及委員店夥俱有人心宜亦無怨此其所爲大瀉者也誠使大府原議諸條須行而益以大補大瀉之法是雖不行票鹽而實半師其意淮綱其猶可立乎

上陸制軍辭南鹽議敘書庚戌十一月十六日

本月十一日一書敬申津奉憲函感謝之意計冬至節間可達鈞座矣聯臬司示知本月初二日札行前月南鹽成效一奏已奉議敘之旨錄示謝恩摺稿俯見鴻慈嘉績上結宸衷中外同深悅服矧受知如瑩者其欣慶更何如耶聞聯臬司談次及憲台告以獎勵出力人員當爲瑩請復道職不勝驚愧憶前在江甯時曾面諭及此當經辭謝何以未蒙鑒許是當時尚未深察微忱也伏思人之立身必期以行踐言國家賞功尤當循名責實瑩薄材涼德竊不自揣嘗欲追蹤古人而以行不踐言爲懼束髮孜孜於今六十年矣南鹽改票之議始自憲台上年節蒞兩江之後見淮綱頹壞運絀課懸深爲憂慮力求整頓之方廣集羣言勤加諮訪歷半載而後決計本年二月童護運司甫定議上詳

而故復蒙深鑒能辦此事者毅然以謝丞為總局副之以苞倅而以魏牧至海州整理又蒙　聖主特命聯臬司及劉運司二人隨同憲台辦理聯臬司精明獨運劉運司堅定不撓是以明慮所及諸人皆能遵奉力行四月開局不數月而成效已著瑩七月奉檄到揚其時全局已定毫無贊襄八月到卡不過遵奉定章督同在卡諸人行之無弊而已其新章成效實無纖毫可言乃蒙垂念微員欲加提挈蓋大賢愛惜之深欲借此為汲引之路耳不待指摘之加而撫躬循省愧怍多矣孟子云君子三樂不愧不怍為首今有此愧怍無乃奪其樂而予之以憂乎伏讀憲台遵　登極舉賢一摺陳言有云世皆以此為捷徑誠哉是言也烏可使瑩為捷徑之人又豈可誤憲台以尋肴其言乎且人口出一言必思可復況其筆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者其可躬自背之昔楚昭王失

國屠羊說從亡旣返國行賞及說而辭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大王返國非臣之功不敢當其賞夫屠羊賤業也且不受無實之賞瑩昔使喀木嘗深取之以爲可使妄希榮利者懲戒入康輶紀行第十三卷中方將風示末俗今乃自背之則生平所著書皆虛僞之言可一炬焚矣君子愛人以德必不肯以太牢盲爰居也古不少自好之人名節自矜及其老也貪念一萌墮其晚節天下後世惜之生平不敢妄自菲薄旣嘗見許於世之君子矣時以晚節不終爲懼若老而貪嘗榮名不自喪其生平乎瑩旣自愛欲踐其言不敢不以踐言望憲台也夫及今日獎勵之章未上言之猶可止也若此章旣上則辭之難矣卽使瑩可辭而憲台已爲過舉矣其何以對知已哉抑瑩有請者此次帶疾應　詔實於本籍起程呈內報明乃本省撫憲於復奏傳　旨摺內但言已起程前赴

江甯未及帶疾之事綱以為憾伏讀兩次　恩綸皆云俟甯鹽辦有成效送部引　見前曾乞請憲台免予引　見伏望此次於摺內一言姚瑩前因九江距家甚近是以帶疾就道實在年近七旬衰病不堪引　見該員屢次陳請伏乞　聖主俯如所請如果病甚不能辦事准其告退則感成全之德于無涯矣披肝瀝膽出於至誠伏乞仁鑒

再有請者已故淮北監掣同知童濂前于倡議改變鹽法之時該員力上詳請是始議變新章者童故丞之力也其議已蒙采納行之矣又上年一奉撥調即預籌加北票十萬引以備捐賑之需深蒙嘉賞乃變法之議甫上旋即病故又蒙憲台深為惋惜優恤其家生卒皆同感激矣獨恨其不及見變法之成功也童故丞為人剛直公事精詳其服官潔已忘私鹽務諸商一無所染臨沒猶戒

家人不許受其賻奠其賢于人遠矣今旣爲諸人敘請獎勵竊願
不沒其最先詳議之功爲之議敘該員已加府銜可否加贈道銜
不惟慰該故丞于地下且使生者聞之益感奮鼓舞矣

與陸制府言事書

本月初十日准運司咨奉憲臺札准湖廣督憲咨據湖北鹽道詳
現在存河引鹽均已銷盡此乃向來未有之事其在途殘鹽又未
運到民間淡食人心不無惶惑等情咨請飭司即速催令現已開
行在途殘鹽及已捆新鹽趕運來楚接濟民食奉此移咨職總卡
速催各卡鹽船運到隨到隨放等情到職總卡當經行令九江卡
員查自七月二十八日至現在止陸續過卡商販殘鹽新鹽暨倡
導官運引鹽若干引在陸家嘴已賣若干引分往各州府縣行銷
若干引尚未銷售者若干引現已在途未到漢岸者若干引逐一

查明稟覆去後茲據九江卡員及隨員洪國柱許乃常鄭士彥周貽琛等稟稱九江卡以來自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過卡仍歸漢岸銷售者舊鹽六萬八百餘引約計子包二百九十二萬餘包又改新換照鹽六萬四百餘引約計子包二百九十萬餘包又官運倡辦引及商販新鹽自八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過卡鹽共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引計六十斤大包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包合八斤四兩子包約一百九十餘萬包總共過卡舊鹽新鹽合子包七百七十二萬餘包卑職等細詢來地承買轉運銷售之水販等據稱鹽船有赴漢岸發賣者有在沿途及陸家嘴陽邏等處發賣者職總卡伏思新章在九江設卡並非在九江設岸所有商販運楚省鹽船到九江卡稽查截角後聽商販自往湖北各府州縣發賣官不過問即所稱在九江發賣亦係停泊

隔江北岸湖北黃梅縣轄之陸家嘴地方並非江西地面是以楚省之鹽散售楚省之人非如向來聚在漢口一岸可以稽查銷數之暢滯又查楚省向來年銷不過五十餘萬引春夏為滯月秋冬為暢月四六分計秋冬六個月暢銷亦不過三十餘萬引現在除赴漢岸及各府地方外十月半前商船皆停泊陸家嘴發賣目來水小閒各商船尚須前泊陽邏地方發售亦係黃州府轄距漢口不過數十里通計自七月二十七日至今僅兩個半月過卡新舊鹽已十四萬四千二百餘引內有新鹽二萬二千九百餘引足抵舊鹽三萬四千餘引尚有已報開江及陸續捆運之鹽若十一月運到九江再得二十餘萬引楚省似可不虞淡食不得以漢岸一處聚集之鹽較向時少數遂指為民間淡食之據且楚省如果缺鹽則水販聞有鹽船所在自必蜂擁而來今水販來者雖陸續不

絕並未見其蜂擁則是各路尚非眞缺鹽之明證也再江西省岸存鹽年內總可銷盡而西省商鹽至今僅到一萬餘引尚望儹催後運爲要除再飭各卡員遇有到卡鹽船隨到隨放不許片刻停留外所有現查鹽船過卡引數及停泊發賣均係在湖北地方並非在九江銷賣情形合併查明稟陳鈞鑒

再風聞湖北川私潞私充斥而來商運淮鹽在漢岸者尚有積存未銷之數甚多楚省並不緝私但以缺鹽爲排擠兩淮題目其現已密遣人往漢口查訪但恐不足爲憑可否仰請憲台飭委明幹地方府廳一員前往密查商鹽尚存若干私鹽是否充斥實在情形稟覆先行入　奏以免彼中先以缺鹽藉口上章之處伏乞裁酌又聞勞光泰有上書憲台爲楚憲對其不便追回之事未知果已追回否勞光泰書稿抄傳者甚多中言鹽價一層最爲可惡不

但其心不可問且使願辦准鹽者見之疑阻殊嫌招來伏讀憲台
新札運司未盡事宜內一條有前與成本未計水腳程費而價有
長落則當因地因時令各商立一公局定價傳單不許私行長落
至減不得在四十文以內至長不得出五十文以外等語此一層
大妙似宜會同楚憲出示足破邪說不可遲也前日聯臬司條議
禁止立行輿情窒礙難行以致來者又復渙散因已奉憲批准飭
行未便有言今此一條是明哲已有所見更願迅即定議出示曉
諭大有裨益又聞有議糧船准帶官鹽者此事甚有關係姑無論
糧船借此夾私所過文武莫之敢問且糧艘專載 天庾粟米
一經裝鹽則濕滷之後不可裝米從前水手私帶有限不過頭艙
稍艙私載而已若准帶官鹽則旗丁衛官皆思倖利官鹽外任意
夾私將頭艙稍艙滿載併及正艙設使來年米到通倉驗斂必有

人以淮帶淮鹽之故歸咎兩淮則大不便且裝鹽之船難久改造經費不貲此不可不深長思也尤有慮者本年新商不過二三其七八仍是舊商竭力本年既令多運新鹽又令代完舊欠各商當火災之後復受此重困派領之鹽至今無力捆運轉瞬新綱須開不及數月即當　奏銷前此認運之鹽既多未運無課可回商情趨利際此旺銷之時如果有力誰肯束手坐誤雖有嚴刑峻法不能驅迫無如之何能無相與倒罷乎聞汪福茂姚臨宇鍾福盛皆巳支綱萬分倒罷甚速其次支允祥亦可憂也夫淮綱所以支撐至今者賴有三五殷商也相次倒罷誰與支此大局乎在淮日久目覩前此之事甚悉昔者徽商如鮑有恒江廣達西商如王履泰尉躋美皆挾千萬金資本行之數十年及其敗也不過三四年豈惟奢淫亦由多運滯消轉輸不及江廣達尉躋美鹽追久之首爲

之結案其次如冠玉興許宏遠貲本原不甚厚而以頻年派運有加無已旋即身亡裝撤又如浙商黃潔泰原辦數旗竭力奉公實多客本及其亡也亦即倒歇數旗惟存溥生一旗勉强支住雖門面尚在特爲貲主追呼僅存包振興一商稍稱殷實然貲本亦不過二三百萬老兄弟没後各房分辦今惟振興咸吉二旗爲一股元泰元慶爲一股自癸酉年年滯銷成本佔擱貲力愈不如前然此數旗年來兩房合計尚辦十餘萬引在目前以爲殷實矣然較之往昔猶其小焉者耳一再擠之倒罷亦易運司迫於　奏銷不得不行派運而年有所加成本佔擱益多其無力運行者情勢然也此時新章初立招徠雖云不乏然尚未見有能辦三萬五萬引之新商若不將此數舊商保護大局果何所把握乎鄙意新綱之開但得萬餘引即可以開其端且儘新商招徠以辦來年二月

奏銷俾各舊商將鹽捆運到岸行銷半年之後其氣稍舒轆轤回課再辦來年綱鹽以副入月　奏銷新舊相與維持淮綱庶可無虞耳夫鹽務以轉運爲要今各商認運六七十萬引時已數月報運出江者寥寥到楚西二卡者纔數千引併官運計之不及三萬新引運鹽已見其難轉輸更何從問以一心退伏之人迂拙之見入不合於時賢或有以括囊相勸者顧念以憲台之明見知非同恒泛若以避嫌之故緘默不言既負知已且無以對　聖明展轉三思用敢曉瀆爲此曲突徙薪之計惟憲台鑒其愚誠幸甚

貲右爰近思錄集說序

甚矣人心陷溺之端有由來也聖人道遠縱橫之說興而人皆急於功利清靜之說起而人乃流於刑名自是治天下者不出此二端矣漢武始求六經訓詁章句之儒徒以干祿起家六朝議禮時

有依據然皆籍於聖人之蹟未有得聖人之心者也荀楊五子稍明聖道而純疵互見韓子倡言仁義宋儒闡明心性然後聖人之道大明歷宋元明至　本朝康熙中非日月之中天乎乾隆三十年後武功極盛亘古之所未聞海內承平四夷賓服天下人心乃大生其奢侈四庫館啟始以教人讀書文其疏陋繼乃大破藩籬裂冠毀冕一二元老倡之於上天下之士靡然厭其所習之常日事親巽射利爭名以為捷徑復有所謂漢學者拾賈孔之餘波研鄭許之遺說鑽磨雕琢自以為游夏之徒其於孔子之道復背道而馳人心陷溺極矣於是上自公卿下至州邑依然不出功利刑名之見剛復者或貪婪而無忌陰柔者惟逢迎以保祿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防蕩然無復存者至於海外數萬里之遠夷以其隙侵侮中國　天子雖有外攘之志而中外大臣類焉不

振莫不驚心咋舌罔知所爲相顧聚謀惟以和夷爲事辱
國喪師不知憤恥其有奮義討敵者反抑之以悅敵人甚且奏請
重興異教若恐人心陷溺猶有未盡也嗚呼此非衰敝極變之候
乎　天佑大清　聖人繼世仁孝英明整頓紀綱深以
吏治日壞人心日澆爲憂首務任賢去邪　明詔所頒天下
垂涕蓋天道剝極必復　帝德王道於焉大明一洗腥穢息
邪說以正人心不在今日乎夫人心陷溺之故皆由鶩外日遠是
以日澆也何以援之惟一反觀於內而已近思錄一書非今世之
藥石哉黃生有爰習聞惜抱先生之說於陳氏既嘗從事考証矣
謂是非本源之學也乃取元明以來先儒所以發明此書者廣集
而爲之說成四十卷可謂富矣余嘗反復觀之歎爲正本清源切
時之藥石也俾速梓之以廣其傳庶幾賛助　聖明出治之

一端乎嗟呼孰謂人心世道爲非切近而可須臾忽之也哉道光

庚戌嘉平月姚瑩序

桐舊集序

昔人談詩才力或限於一代風氣或囿於方隅有餘者每恨粗豪不足者又嫌淺弱豈非作者之通病哉至於鈔選諸家則又意爲進退或去連城之璧而拾其碔砆使作者面目不存精神澌滅是亦詩人之一厄也　國朝持論之善足洽天下大公者前有新城尚書後有吾家惜翁庶幾其允乎歸愚沈氏所得本淺輪詩僅存面貌而神味茫如其當乎人心之大公者蓋寡矣然此通一代或數代言之非一都一邑之作也至一都一邑之作近世鈔刻尤多囿於方隅往往又滋詬病吾桐則不然竊嘗論之自齊蓉川給諫以詩著有明中葉錢田間振於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

潘木厓先生是以有龍眠風雅之選猶未極其盛也海峯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後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不一備矣海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有然哉亡友徐樗亭嘗病木厓未見後來之盛欲通前後更鈔之購求精擇三十餘年乃有桐舊之鈔其人存者不錄余在臺灣君從陽城寓書述意而艱於鋟刻之資余深歎之未幾君歸家旋卒余亦多故不能助君成之也嘗以屬里中諸君子是時光聿原方伯已有桐城叢書之刻於是馬公實通守力任其事復屬蘇厚子重加審校編爲三十卷凡例一本樗亭而附樗亭之作於徐氏末爲君已亡也咸豐元年某月竣工夫襄陽耆舊傳古人景慕前賢之所作也茲以桐舊名集樗亭之意豈不曰吾以是著耆舊之思乎知前賢苗裔其企慕又何如也樗亭往矣異時必有續是

集而爲之者合律元發書觀之可徵吾桐之文獻矣姚瑩謹序

胡母龔太宜人墓誌銘

某以庚戌之春識如皐胡君連耀於金陵君以太宜人憂歸館於趙氏接其人君子也六月余之九江逾兩月連耀以書及狀來曰吾母將以某月日葬得先生誌其墓感且不朽按狀太宜人姓龔氏湖北監利人也其家素豐獨泊然視之長歸胡氏叙蘭府君故貧隨父俊書府君賈於楚太宜人入門侍姑孫太宜人篝燈紡績姑旣寢猶業女工冬夜四鼓霜雪甚十指已僵不輟以所業佐供菽水米不足炒豆繼之夏無完席冬無完裙處之怡然如在室豐厚時先是祖姑喻太孺人居如皐俊書府君歲常歸省後還孫太宜人還侍而叙蘭府君就揚州鹺務家乃稍裕矣是時連耀已生太宜人事翁姑教幼子勤苦操作如在楚時叙蘭府君在揚納側

室郭氏生二子連輝連城而亡太宜人撫妾子一如所生俊書府
君患風疾展轉床席久之太宜人隨叔蘭府君躬侍湯藥三年至
於翁歿不懈歲癸卯連耀旣得鄉舉孫太宜人患噎膈不起太宜
人年六十八矣晝夜悲戚曰吾子幸獲之喜不能易吾姑疾之憂
也甲辰連耀成進士肄業庶常益悲曰恨吾姑不及見也乙巳連
耀散館改吏部主事以
太皇太后萬壽覃恩貤贈祖父母
及叔蘭府君太宜人皆得從五品封太宜人喜曰姑愛孫三十年
今可稍慰乎連耀涵藉可供甘旨太宜人常以所入濟貧乏者而
自作苦猶昔曰吾爲貧人知貧人苦也且吾安能忘昔之不足導
後人以華靡習也及己酉連耀以親老請就東河甫治舟迎叔蘭
府君及太宜人就養而太宜人已嬰疾弗瘳遺教連耀曰吾家素
貧汝能振其家復何恨然孫太宜人臨歿有言曰吾志不樂富貴

蓮耀巽日苟得徵祿贍親友當早退守吾邱墓勿戀仕途吾與孫太宜人同此志也蓮耀謹誌遺命不忘嗚乎賢矣太宜人卒年七十有三三孫以十一月某日葬縣西夏宜莊姚堂爲之銘曰

本末以豐儉約其中惟茲懿德勤哲有終姑有微言毋貪膴仕生以服膺歿以教子溫溫其德秩秩其音鐫此貞石式好式銘

跋方存之文前集後

文章一事欲其稱量而出積于中者深則鬱之鬱之不可遏也則停之蓄之如或忘之順乎其節然後發焉又必以其時也故其析義必精立言必當學欲其廣而取裁欲微意欲其昌而樹辭欲卓未能行也則韌其言無所爲也則韜其光百家之精茹之辨之一心之運卷之舒之片言彌六合累牘有餘味若此者其庶幾乎存之才識有餘吾不量其所至輒書數言卷端異時業成請以證之

道光戊申十二月望後二日某記

平賊事宜狀

廣西土著民人皆苗猺狪獞不過十分之三其七皆來自外省之客民湖南最多廣東次之貴州又次之地瘠水迅產米之外不殖百貨男子嬉遊仰食于婦婦人操作健于男子嬉遊者多故習爲盜賊而外盜亦因之而入有土馬外馬之稱故治粵者首重捕盜近十年來大吏疎于緝捕盜賊益多復有奸民結盟拜會聚集匪黨千百爲羣盜匪會匪幾于遍地大吏憚于大舉苟且粉飾于是匪徒日熾始猶不過截河抽稅擄掠村墟及徒黨既衆又見官兵懦弱遂抗官拒捕入城戕官會匪乘機乃敢公然爲逆矣前二年湖南匪徒雷在浩李沅發皆延及廣西二逆伏誅廣西匪徒乃大舉發而廣東之匪亦遙爲應和上年陳亞潰一股雖平而平樂慶

遣漳州思恩南甯太平諸府賊匪分股聚衆多自向提軍李周二制軍到營屢加懲創群盜漸見破散而武宣之大股會匪聚衆萬人其勢尚熾該匪自稱後明有洪秀泉者稱太平王以廣東花縣人習天主教之馮雲山爲軍師曾三秀梁老四爲左右將軍韋正爲文官專理詞訟自牛排嶺大黃江兩次爲官兵擊敗後屯聚武宣之東鄉近日竄至象州之寺村中平北伏新墟等處官兵圍剿尚未得手而兵已久疲又不能和睦羣情渙散不肯用命故未見有功今中堂以忠誠重望仗鉞臨邊雲霓之望父母之懷不克以喻惟地形賊勢兵情民隱或有未盡陳左右者謹臚舉數端以效芻蕘一得之愚惟俯賜察覽採擇行之幸甚

一曰收人心

自古成大事者以得人爲本欲得其力先得其心未有心悅誠

服而不出其力以從令者也論者皆謂軍令宜嚴是誠然矣然賞罰者馭衆之大權不可任一時之喜怒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衆服否則怨而謗其心不服矣何令之能從曾師周公忠毅果決出于天性而過于急暴每有所聞未加審察而輒喜易怒往往舉發錯悞事後知之必悔悔則自責而謝過明日復然是以人懷恐懼陽奉陰違莫肯出力憤兵將之不用命則益怒嚴參示威而衆心愈益不服苟救其失宜慎舉動賞罰審當人心自然悅服矣今宜先行犒師以猪羊數百頭酒數百瓶清暑辟瘟藥數百料遣人宣諭各營以師旅日久疲苦將領以下遍加撫問必雷動歡呼感悅以爲中堂愛我而人心得矣蓋嚴急之後易于見恩也

二曰和將士

今歲以來楚兵與黔兵不和鎮筸兵又與常德兵不和兵與勇不和東勇又與西勇不和故上年向提軍所至皆捷而今年無功也師克在和未有不和而能克敵者今宜以中堂手諭提鎮諸將從容曉譬大義解其夙怨令提鎮轉諭將備以下庶可和睦各營有事互相策應矣

三曰簡精壯

古人云軍事先謀士必精壯此言徒勇不能有功徒衆不能倚賴也今西省額兵二萬二千分守各汛外楚黔滇三省之兵數已逾萬益以各處壯勇又將數千可謂衆矣然未經挑選大抵精壯可用者不過十之二三率皆惰游之夫勇于私鬬怯于臨敵是以少能殺賊今宜先令各營自行挑選貴在精壯奮勇者造冊派親信大將覆加挑選厚以錢糧以為頭敵每戰更番迭進

而衆兵繼後則奮勇爭先不至見敵輒走不堪久戰矣

四曰治練勇

地方有事必先團練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村莊城市自顧身家其心可固雖未必皆能勇敢得力而多一團練即少一股賊亦可以助官兵之聲勢否則爲賊所用矣蓋地廣賊多不能處處以兵衆應而不應又無以爲守故必使民人自爲守也至于外省壯勇有剽悍可用者亦宜募用大抵以本地之團練保守地方以外省之壯勇隨營剿賊二者皆不可少特此等練勇有事時固得其用而事後散之甚難又若輩多桀驁不馴管帶稍馭不得其人易于滋事事後撤而無業勢必作賊是在善其區處耳

五曰先攻大賊

廣西賊股衆多梧州慶遠柳州平樂南甯太平思恩諸府賊股衆多以堂名稱者不可勝舉或七八千人或三四千人或一二千人今雖屢有破散然屯聚尚多又有東省廉州欽州肇慶來者東省之匪如凌十八劉八温大賀五皆時來時去然此等剿捕猶易爲力惟先在金田武宣現竄象州之會匪洪秀泉韋正等一大股最爲猖獗其人衆萬餘心力頗齊非諸匪之比議者皆謂先去其易後除其難殊不知諸賊易辦者其股甚多辦一股非分兵勇二三千人不能勦兵分則力薄今聚兵盈萬屯勇數千僅可與大賊相持不能決勝若再分兵單弱其何以禦之且各股賊殺之不盡餘黨必歸併大股是爲淵敺魚非計之得也故宜厚我兵力先破此大賊所謂擒賊先擒王也然則羣盜其置之乎曰非也羣盜所在皆有兵勇特無多耳羣盜之衆者

如鬱林博白一股已有滇兵在地矣其次則南甯桂平近日有賊數千俟新兵到後分二三千人擊之而大兵則注意象州會匪不日添調四川安徽湖北之兵陸續必到六月望間似可齊集又內帑餉銀亦到足食足兵可為一鼓殲除之計

六日入西環攻

賊屯聚象州內連武宣自東鄉新墟三里墟廟旺墟台村以至寺村北伎新寮中平數十里村庄皆其巢穴今之官兵所堵截者紫金山滇兵在其東北界嶺楚兵在其正北馬鞍山黔兵在其西北象州大營兵勇在其西此四路者彼已知之有以備我矣東路東南正南西南四路我兵力不足未之堵截彼亦不之防備宜及大兵齊集之時探明路徑尅期入路齊進攻之彼入面受敵猝不及防破之必矣此賊大股既破其餘賊心胆皆驚

然後分兵剿捕勢如破竹矣

七曰各營將領不宜輕易更換

各省之兵心力不一惟本營將領習知其兵長短喜忌之所在臨陣之時兵將熟習乃可收指臂之效若驟易生手帶領兵不習將將不習兵必不可用心手不調安能行事即如前日掣回泰所二鎮以烏都統代領黔兵立為賊撲營而敗傷亡將備二十餘員兵二百餘人是其明證也將來各營之兵宜仍交本營將領管帶而以新到大將督之則可矣

八曰賊未窮蹙不可輕言招撫

自古僨國之人皆託招撫近代熊文燦陳奇瑜其彰明較著者

天然降兵降將未嘗不可立功　本朝之用孔有德洪承疇黃梧施琅非前明之降將乎即明季之高傑李定國皆降賊

也朕必自審我之兵力足以馭之乃可未有我兵未振而先事招撫者也彼以爲官兵無如賊何而倚仗于我則其心驕雖降不爲我用多所需索而不厭其求則仍畔去耳未有私憾于賊徒貪吾之餌而受撫一旦所欲不遂則其心二矣嗣後如我兵未大勝賊未大敗必不可輕言招撫自增肘腋之患

九曰獎勵有功不可先其私人

賞罰者用人之大權賞罰公明則衆人心服而爭先出力賞罰偏私則衆心解體觀望退後莫肯用命勝敗之數全在于此自來主將皆有私人或其所親或其所愛打仗毫無出力惟偶有勝仗獎勵則竄名其中冒他人之功以分其賞此豪傑所以灰心死士所以墮淚也請示諭各營將領報功務求確實更加訪問衆口一辭朕後登諸薦牘倘有親愛私人冒功濫列查出不

但除名且坐主將以欺妄之罪如此則人心悅服出力者必多而可勝敵也

十曰團練出力不可不予鼓勵

地方團練即數百人亦即有數百人之經費號衣號旗器械火藥鉛礮其用不少地方富足者易辦廣西貧瘠民間少有富戶各村莊集舉此事衆人鳩貲不易西省民人捐貲百金即抵東省捐貲千金矣現在各地方舉行團練者不少除賊所殘破之地人民逃亡未歸無可團練外亦有地極貧苦無能出貲舉事者不得不官爲籌費或官民各半或量予津貼并查各團練人數之多寡是否整齊令其造册報官查驗屬實即量其所練人數酌予空頭札付分別賞給頂戴生監賞給七八九品軍功職銜民人賞給千把外委頂戴紳士奏請議敘倘更立功生監民

人准其咨部補官紳士優擢如此則鼓舞歡欣行之必衆矣

十事既備更有六宜諭飭諸將嚴申約束

一曰哨探宜明審

自古用兵先求哨探哨探者探賊之情與地之利以爲之防而設其備也或明遣數十人往哨之或暗使數人改裝探之蓋山勢險曲或草樹叢翳則察其有無伏兵河水横截則防其壅遏上流乘我半濟而決放先之以探繼之以哨然後大兵前進是爲萬全

二曰進戰宜更番

賊每出戰皆令其人飲壯膽藥酒如關楊花之類故勇氣十倍有前無退且分隊而進前戰既疲則以後隊輪流接替古之善戰者罔不如此我兵何獨不然宜令諸將約定每出戰必分左

右翼每翼皆分十排第一排接戰或有傷亡則以第二排補缺

鳥鎗五出則以第二排接替二排接戰則第三排如之如此兵

力不致久疲即不令飲酒亦可恐其醉而滋亂誤事也或言山

徑險窄安能張左右翼殊不知窄徑只可堵塞不可以戰戰則

地稍寬矣或平原或田塍必不止一路即可分左右翼而進兵

勢乃不孤單諺云單絲不成線是也

三曰諸軍宜互相策應

自古行軍最忌孤軍深入我兵每隊前進既張左右翼矣而尤

須別路之軍互相策應古人所以有犄角之軍也今宜申令諸

將每路皆分兩軍一軍為正一軍為應一軍之中又分左右翼

此戰彼應所以張我之勢而分賊之銳也

四曰駐紮宜聲勢聯絡

行軍最忌中斷斷則聲息不通彼此不能救援宜令諸將扎營相去或三里或五里必有一營前後左右步步相接則聲勢聯絡矣

五曰鎗礮宜及近施放

自來我兵之敗多由遙望見賊在一二里之外即先放鎗礮相去甚遠不能傷中賊人惟懼其前進而已賊俟我火藥鉛彈漸盡然後蜂擁而來我之鎗礮已不可用不得不棄之而走矣又賊每以被脅之人當前誘我俟我鎗熱藥盡然後出其精銳而來宜嚴申號令使掌隊者執旗覘賊行近百步之內鎗力可及然後舉旗令兵分排放鎗乃能擊賊而不致虛放如賊不及百步內而妄放鎗者斬是為最要鳥鎗兩排後或間用抬鎗亦可又軍中大礮只以三百斤以下者為宜輕便易于行用也鳥鎗

抬鎗既放兩番則放一礮一礮過後仍復用鎗

六曰抄截宜先事預防

賊與我軍對敵每出騎兵抄我後尾或橫截我軍往往為其所乘是必先事預防一路軍分三段簡選精壯每段以數十人當前其第三段則令居後為殿時備賊抄如退軍時皆令後軍先退以前軍為後軍始不致亂

至陽朔言事狀 辛亥閏八月初八日

本司於初四日午刻登舟士道及長鎮亦已登舟所有文武隨員兵勇陸續均來惟揀發張令同局發餉銀一萬兩繳位等件候至初五日辰刻始到又因陽朔地小錢舖無多餉銀半係鹽鐵在省以銀一千兩買錢一千七百八十千陸續上船初五日申刻方得開行初七日未刻將至陽朔接該縣稟報烏都統已於初三日晚追賊至永安州之水寶及文墟地方初四日開仗官兵得勝賊敗入城現在官兵圍攻等語查大兵既已追至永安則賊無能為所有荔浦以北修仁平樂等處似可無虞騷擾百姓而防堵乃不可疏懈惟未知此次入城之大股逆匪是否悉數皆來永安抑係分股尚有在大黎里及藤縣大黃江者否烏都統追蹤而來其向提

台及各鎮現在何處是否仍扼守大黄江及藤縣之賊俟到荔浦後在查方得其詳本司到陽朔將該縣各隘防堵之事稍爲部置即馳往荔浦相機辦理或駐荔浦或往永安會同烏都統圖勦克復永安現同士道長鎮會商再定現有士道長鎮及文武隨員兵勇多人不能不委員經理行營支應查有河南直隸州徐繼鏞明幹有才現即委其辦理而以揀發知縣張爲柄從九伍繼勛助之惟添僱壯勇必須軍裝器械此時皆由省局趕辦應用昨晤白廣東買鐵委員李步義言東省市買軍裝器械均係現成詢以來往時日幾何答言往返不過一月果爾似可發銀二三千兩遣該員往辦似可得用也頃晤士長二人會商事宜二人皆以軍中事權不一人無成功此次收復永安未有成算若烏巴諸將以省中文武前來功若不成更可諉卸省來之人并無事權亦屬無濟必欲

請示以定行止誠非無見但本司與士長不同二人究屬客官臬司則有地方之責城池失守即當力圖收復豈有城未收復遽行回省之理衛過貪功兩皆不可此次會銜之稟止取和衷而職分不同未便漫無區別會稟到省伏乞中堂分別批示俾得各盡其職實為公便

至荔浦言事狀 辛亥閏八月十三日戌時

本司於初十日在陽朔發申第二次稟函後即於十一日啟行途中看圖十一日夜亥刻行抵荔浦縣城芧令在永安州之新墟防堵距城三十里晤舒守王牧及朱紹恩諸人詢知賊情兵事較在陽朔所得芧令之報頗有不同謹逐一縷陳於左

一賊距永安州城其黨半住城中半住城外每日仍到附近村莊騷擾其北城門則多年久閉居民向不出入并非此時畏懼官兵

而閉其東南西三門則稽查甚嚴一恐我之偵探人混入一恐城內民人出外送信也東城外五里之龍眼塘安設大礮臺以阻我北路之兵

一烏都統紮營仍在文墟距州城二十里在州之南數次接仗皆賊到文墟被官兵擊敗非官兵到城邊也秦定三經文岱二鎮俱在烏營烏營兵勇約六千人

一向提軍巴都統至今未知的在何處或言平坦或言不實是否與烏都統約會同謀未知其實本司已備信文致烏向巴三位但賊匪阻隔文報不通現係專人送至劉李二鎮營中託其查明專弁遞送方可得達囑其守候回信所有致烏信稿謹抄呈閱

一劉李二鎮於初七日到新墟住營三日移進古排塘紮營在州城東北距城十餘里再數里即龍眼塘爲賊人設礮之所

一我兵尙未全集未便深入必須各兵齊集方可訂期進攻此時宜先將城外盤據村莊之賊剿捕再進剿城外駐紮之賊然後可議攻城

一攻城之策以選士黑夜疊登爲善本司已遣人往平樂府購買麻布口袋五千條備用一者登城最易二者城垣不傷平賊之後無事重修但非此時之急用耳然亦須早備自向提敗後非復前日之情形矣

一本司擬到新墟細審地形路徑即至古排營中會晤劉李二鎭面商一切事宜

一各處防堵事宜有二一防其外逸一防其內竄自水寶而濛江可達平南梧州自大璋而南可回大黎自夏宜而西可至鵬化而昭平尤爲可慮其道有三自州南之黃村而東可至昭平縣城自

州中之莫村可至昭平之古帶沖自官道可至昭平之古蘇沖自官道文奎之間可至昭平之以孟沖不過二十里十餘里即昭平境矣此皆防其外逸之路也永安東北以新墟為平樂荔浦修仁之總隘然自新墟之西北有山路可至修仁自永安之東由洞口茶山而王山可至新墟之西南自荔浦之東數十里可至平樂此防其內竄之路也內竄有新墟可為扼要惟外逸難防昭平尤無扼要之處惟有大兵逆遏州城耳今向提軍甫從水路取道梧州由昭平而至永安不知何日方到現獨烏都統一軍在文墟夫州城尚二十里未能深入外逸之患尤為亟亟

一劉李二鎮既到古排而新墟仍不可空虛蓋新墟乃荔浦各縣之總隘口此處嚴守則各縣皆可無虞擬俟安徽五百兵到時留其駐守新墟再以福勇佐之其次則王山亦為緊要必當嚴防

一新墟以北但用壯勇團丁衛丁即可防堵不必皆守以兵兵少故也

一荔浦團練現在分撥防堵人數不齊未能閱看其陽朔團練則在城稍有可觀其高田界牌名練丁三千實數不過一半昨日閱看甚不見好不知省中何以有甲於通省之名本司札令在城四百名又鎗手一百名每日人給口糧錢一百文小旗隊長酌加守界牌處挑取精壯五百名每日人給口糧錢二百文小旗隊長酌加均從本月十一日起至收復永安拏獲賊首日止另賞城內人四百千錢界牌人六百千錢爲製備器械號衣帽之用閱看之日賞城內六十千文界牌團丁名爲三千賞銀一百四十兩易錢分給以鼓舞之似可改觀也

一朱紹恩已自大樟前來荔浦據云所帶壯勇尙欠前八月口糧

未給已遣人至省局請領未到本司現給銀二千兩俾作閏月口糧矣

一省局解交舒守銀一萬兩令其接濟烏都統行營糧臺此時賊匪阻梗道路不通運往徒為賊搶實難支應接濟惟有令楊道將轉運糧臺移至平南為妥該守一面預備一面稟請省示

一省局解送向提台大營軍裝委員已至藤浦前路賊阻不通本司令其出平樂水運至梧州轉入潯江可到水寶大約旬日可達以上賊情兵事通觀之大病在我兵怯雖衆而心不齊諸將各人自顧而無彼此策應之心賊狡而時思竄越其不成股之土匪所在皆有不免附入賊中如大黎里向為賊小藏聚之區中寬百餘里會匪殘破之餘不過三四千人附和之土匪則不知凡幾此時須先大破賊以震我軍威賊破而後攻城則賊易盡若賊未破而

急攻城則城一破後賊仍走開勢更蔓延而無可制賊之勝算是此一城乃聚賊之牢也聞此時賊日出搶掠積穀可三四月之守又聞有酉黨守城分黨外援之謀故目前要策宜乘其尚衆進戰而大破賊爲上未知諸將能同心合力否第恐將尚有心而兵不出力耳俟到大營面晤諸將商議進兵破賊之事一面札飭合屬防堵各隘此時何處有兵若干何處有可用之團練若干本司初來尙未得其實聖人云臨事而懼本司之懼深矣特此時衆人之怯已久不敢更以懼言此區區之苦心也

至新墟回成算已得事尚可爲狀 辛亥閏八月十六日亥時

本月十三日在荔浦菜喇一切計蒙鈞鑒是日戌刻接奉十二日諭示深慮將士不能同心奮力期約後時特備給諸將文件交本司相時度勢熟籌審定精誠禱卜復硃標日時作爲中堂親填轉

發諸營冀諸軍同竭忠誠不敢各存私小之見仰見蓋慮忠誠金石可格必能上邀

睿鑒下洽人和本司何人自問何能當此重任不勝怵惕悚惶之至雖時已夜次早即前赴新墟是以未及稟復茲偕朱紹恩於十四日啓行二十五里即係永安之杜木地方又五十里申刻到新墟地甚寬平人烟頗盛將到三里即有永安團練千餘人及署荔浦縣李本慈該縣訓導章世法帶領福勇二千人迎見尙為壯盛接見永安州紳士皆言署知州吳江之賢城破時衆人勸其走出吳江不肯但令二子攜印墜城上省自同平樂協阿爾精阿衣冠至關帝廟拜神端坐賊至揮刃神色不變誠堪敬憫其妻及官親幕友皆被難惟一媳隨同民婦逃出現亦晉省等語當更詢訪地勢賊情與在荔浦見聞相同復出莫金燦所繪之圖令衆傳觀補其未備當以此間福勇乃前日中丞會猝

僱募令茅令同朱紹恩細加點驗取其精壯汰其軟弱冀得實用
酉刻接烏都統覆信謹照抄呈覽細按所言先破水寶與本司前
稟先破城外之賊後議攻城意見相同戌刻又奉十三日來諭各
件益欽籌計之深切周遠所以啓開茅塞者深矣十五日辰刻啓
行十五里巳刻過峽口至古拼塘劉李二鎭營中相去里許各占
一平山頂上每一大營外皆有二小營接應兩大營彼此相望其
中大路誠爲扼要之地再南五里即涼亭過去即龍眼潭爲賊人
安礟之所距州城不過數里先晤劉鎭方患寒熱服藥其病尚輕
再晤李鎭患症相同而稍重王副將錦綉則患瘧疾正當其時是
以未見細詢軍中之事兩人意氣尚好惟李以烏向二人不能用
人爲言其人頗拙誠劉稍活動亦以所帶川兵未當頭敵而置之
第五隊川中將士不免觖望又川中派兵各鎭不能簡選不過數

衍差事是以不能得力等語此二鎮之言也是即不能同心之明證矣本司善言勸解二人云如果示期定日進攻伊必竭力用命但各人一路不願同在一處以免口舌其王副將身子本壯此時患瘧亦非虛捏隨於午刻回新墟適有中堂派往烏向處投文之戈什哈二人來見言在太平墟見向提台患瘧病大汗不出現在未知愈否伊尚要到烏處明日可往本司伏觀現在大局仍是防堵進攻二事以防堵言之地勢道里必先瞭然再算賊人所向而賊匪又有不同永安一處即有土匪會匪不同土匪無大智慮據地可以自固其志已滿會匪頗知計慮不願據城自困此次永安在城之賊皆土匪也其會匪則除賊首外皆在外水竇莫村等處時謀退竄之路其竄也必探官兵空虛之處而行現以大兵皆在西南以為東南空虛故欲竄昭平平南今向提台自昭平迎來恐

其又有變詐未必前往論防堵則凡賊能到之處皆當防堵然亦安能盡防亦不必盡防但論地之扼要若擇其要隘而守之則一處可保數處否則處處設防安得如許之兵勇乎撫憲來諭尤以省垣根本為憂此不易之論也然入省之路甚多若云扼要則第一莫如荔浦之新墟蓋此處為荔浦修仁平樂陽朔之總隘也新墟之堵嚴則省城自可無慮今劉李二鎮大兵四千駐營古排茅王二令各帶福勇千數百人助以本地團練其王山間道則已囑劉李二鎮派練丁四百名千總管帶往該地駐防每日派兵四百人巡哨其地距古排不遠往來甚易可謂嚴矣嚴新墟正以防省垣也其次則昭平一路可由平樂而至陽朔今向提軍方自昭平進兵賊匪未必致往彼處然不可不為意外之防本司現委朱紹恩帶舊僱福勇四百名同甯城之東勇四百名前往昭平擇要防

堵昨據署昭平令沈敦治稟稱自僱壯丁六百五十名分守各隘甚覺單弱已經飭守撥該府所僱壯勇五百名接應本司現復飭卸署平樂縣事宜山縣令姚慶布督同投効千總羅景燾前往會帶全沈署令相機策應現奉中堂行文向提台酌撥弁兵前往亦可無虞其平樂府城亦為緊要舒守前因永安失守馳至荔浦今本司在此自當令舒守仍回府城督同聯令辦理防堵事宜安徽兵到非防昭平即防新墟湖北兵到宜留守省城所有烏都統行營糧臺已有委員蕭令無須舒守辦理矣修仁一縣僅有勇二百五十人尚嫌單薄舒守現委高謙帶勇一百名前往本司擬新墟兵勇既多亦可以撥福勇五百名前往協堵今餉道已通更無阻碍至於轉運糧臺之事潯州太遠而本司現在荔浦或即由荔浦轉運亦無不可現有徐收及張為柄伍繼勛陸壽愷在此可以兼

顧其進則則本司前稟先破城外之賊乃可攻城烏信亦持此論自不可易但烏以孤軍不深入必須向提與長李二鎮合力乃可中堂來諭誠爲至當向之遲來存心何若雖不可知而患病欲稍養息亦係眞情聞其在歷瀏勇大約待之且省局委員製備帳房鑼鍋器械等件委員於初十日甫至賜朔不知向之所在本司告以向在昭平令其由平樂解往計十一日自賜朔啓行十三四日必到昭平交向矣十四日軍裝甫齊則前此之不進似亦可原頃奉中堂十三日戌刻諭以現作溫語勸之此着妙極本司現亦作書相勸矣向提及劉李二鎭既到則烏軍大振自可定期進攻先扳水貿水賨一扳則賊膽喪矣再攻莫村大頭子多在此處莫村破賊必退入城然後攻城此一定之事勢也會匪仍三四千人戰手不過二千此次人衆乃土匪倍於會匪不足慮也平南土匪罙

亞介一股卽二千人可知其他羅亞旺范連得皆土匪也本司愚陋承中堂憲台委任至重不敢不竭其心力成敗既定事倘可為願一以鎮靜處之幸甚

覆陳軍中雜事狀　辛亥閏八月二十七日未刻

二十六日一稟具言向提督署督於黃村仙迴里擇一要隘進兵又得劉李二鎮信言向提軍已至古帶沖紮營之事并奉二十四日午刻手諭剿賊將宜濛江指授機宜數條皆為精當隨卽信致烏都統囑其同張徵修豫籌辦理矣今晨竊推託中堂之意信致向提台囑其約同烏軍一攻水竇一攻莫村而以劉李二鎮兵進扳龍眼硐登直抵城下以為進攻以牽綴城中賊匪此皆中堂前日指示之機宜也致向信稿抄寄呈覽間向言其軍中缺費擬由本司處解送銀一萬兩俟省局銀到卽解令先遣人探看遲道倘

不能通則仍由荔浦解平樂而昭平乃涇吉帶沖耳向書言其糧臺會丞在梧州候潯州轉運不知何日方到恐急需用也潯州轉運太遠而遲不及軍用計自省到潯須十八日由潯轉撥到梧需四五日再由梧到昭平而大營又需四五日兩計當兩旬矣若省中水運直到昭平不過四五日昭平到大營只一二日不過六七日多則八日耳不知省中諸君作何議論而不肯聽也軍中只要銀不愁無米大營所在遠近村民皆挑米物往賣猪肉水菜皆有如同小市諸君未曾見耳其軍裝器械火藥必須省運并非行營委員所能備辦惟油燭茶葉紙張零星雜件當由委員備辦此等物件平樂府皆可買備何必潯州即如前奉札飭沿途各縣預備米糧蓋恐兵行到處缺食故令其接濟也然兵行缺食乃山中荒僻之處或行小道無可買食此不過偶一有之非到處皆然也此

間奉文之日舒守王丞皆買米各數百石并乾糧等物而劉李二鎮回以不用令其且貯新壚惟舒守之米糧運往烏營不知果合用否此等情形省中不及知之也又營兵不願領米而願折銀以折價米每升二十六文向民間買不過二十一二文也但有備無患之意不可不辦若謂必用則不盡然矣瑣事上聞以係軍中實在情形不敢不陳明也劉李王向皆病賭金腿數十條彩蛋數千個小菜數百罐送往此物營中皆無買處故必須備送本司雖非糧臺豈能漫然乎風聞二十五日向軍到古蘇沖爲賊燒傷官兵未曾安營不聽進兵黃村之言誠可恨也今晨遣人送信并探此事矣

滃江虎船撤防狀 辛亥閏八月二十八日午刻

二十七日接管帶虎勇戰船投效官謝有庸何步丹稟稱職等前

奉右江道張札飭虎勇船隻駛往藤縣之濛江一帶堵剿職等遵
即巡防堵剿在案茲於閏八月初八日奉署長道憲許札開現在
韋逆刻已竄入永安州所有昭平平樂一帶河面尤爲緊要合行
札調該員即管帶虎勇船隻由梧換船馳往府河並附近水陸一
帶擇要隘口小心防範倘遇賊匪竄出欲圖潛渡立即督勇堵剿
等因職等遵即管帶虎勇船隻駛下梧州轉換波山船挑選強幹
虎勇壯丁三百名頭目十四名隨帶大礮軍械馳往昭平平樂河
面一帶水陸擇要隘口堵剿所有虎勇戰船七隻壯丁四百九十
名頭目二十八名共五百一十八名除派換船剿辦外尚有虎勇
一百九十名頭目十四名現在投効從九品巫崇管帶在梧州府
河一帶防堵等語本同聞之不勝駭異查賊在永安州城而以精
銳駐營水次其外備船三十餘隻以爲外竄入江之計所以烏都

統札飭劉繼祖等船在濛江堵守江口也濛江乃水竇入江之水口最爲緊要本司深慮賊之外逸尚思向提台大軍至黃村山門隘紮營一以防其外逸二可與烏都統內外夾攻破其水竇之賊今向軍不到黃村而從仙迴嶺至古蘇村未及安營爲賊所燒已爲失算尚恃有虎勇等戰船在濠口堵其水口今許道不知地勢情形並不稟商輒自率調棄最爲緊要之水口不守將虎勇等換船調往昭平平樂一帶河面遼而無用設賊匪外逸將何攔阻夫用兵之道成算不過一着兩着本司添中堂令札憲台札飭責以防堵進剿機宜今向提台既不用進兵黃村夾攻水竇之言許道又將堵守濛江要口之虎船別調疎防本司在此徒深焦灼深恐辜負憲恩貽悞大事不勝惶悚

向提軍開路放賊言不可恃狀 辛亥閏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再陳一稟言許道撤守濛江之虎勇船調防平樂昭平
一帶河面及向提台不用夾攻水寨之言恐悞大事并成林三百
兵已到荔浦符情去後連奉中堂二十七日兩諭前言向提軍來
書言兵宜合不宜分弱此言良是又云攻城宜開放一路使逃我
兵緊緊追擊使其不復成隊不敢戰可以殲除此言未能盡以為
是也開路攻城之法古人有行之者未為不可但躡後追擊之兵
果能追及使其不復成隊否向軍平南之敗非賊已敗逃之後乎
敗逃之賊尚不能擊乃謂使其不復成隊可謂大言欺人矣至云
南路為賊蹂躪之區前有大江之阻濛江又有張釗水勇堵截該
匪縱欲回竄我兵緊緊追擊該匪即難逭逃殊不知平南藤縣一
帶土匪仍多此間獲賊姦細供胡以洸有弟胡以章匪黨二千人
尚在大黎胡以洸作書使其往召來永安相助是其明證本司早

已料及謂其必竄匪黨守舊巢矣此攻守濛江之虎勇已爲許道撤調張釗在彼勢孤果能攔截逃賊乎一到平藤該處土匪必出接應我兵追之果能得利乎甚矣向言之不可恃矣但此時不能遥制姑且聽之明諭剩下烏軍獨在西南兵力尙單諸軍何處有餘猶應量爲添撥但此時各路兵皆在此矣何處尙有可添撥之兵乎惟有專待湖勇耳不但向軍待之也同日又奉諭示謂聞向軍待湖勇至方動手萬萬不可令本司多備乾糧以爲諸兵追賊之用本司現已連夜製備乾糧人予炒米粉二升麪餅八個作一布口袋盛之掛於項下而行擬備一萬人之用矣今晨烏來信言古州李鎭由仙迴嶺進兵欲至龍䕺嶺紮營爲賊所敗營盤全失且多傷亡兵已退回似此情形諸軍其可恃乎古州李鎭所將卽向之兵也其兵將如此非復六七月間之比矣向兵久不可用獨

賴向一人之勇而輕銳有餘持重不足平南敗後其氣餒矣知敗兵不可恃故藍潮勇而用之今欲其不待潮勇是驅此數千人而之死地也中堂之意以大兵旣集而不動手賊必四竄誠爲可慮將惧謂向軍已至而未知李兵先至而敗耳軍中情事頃刻百變不能盡如人意使人喚奈何矣烏書亦謂候向軍門之信再作籌酌請中堂恐以誘之烏向合謀庶其可也此時要緊先令省局速備鍋帳送往向營備用此乃急需之物萬不可遲向軍若以由黃村山門監察營最好但其意要開水寶一路使賊逃矣若仍由仙廻嶺則不能夾攻水寶只可令其往攻莫村而烏攻水寶蓋此兩處互爲應援若分攻之使彼不能應援或可得手是亦不得已之一策也

請紮李瑞狀　辛亥九月初二日

竊署古州鎮李瑞自本年五月間堵守象州地方被賊竄出新墟前署撫憲周未予糾叅八月間中堂再令其駐紮古城堵賊復任其竄出永安至於州城失守蒙 奏叅摘去頂戴仍交部嚴加議處已奉 旨允准在案該員理當痛知愧懼力圖振作詎前月二十五日向提督令其由昭平之仙迴嶺進兵至永安之古蘇沖內龍寮嶺紮營乃不小心巡邏致二十六日寅時營被賊匪燒刼該將棄之而去鍋帳軍裝全失退回昭平不敢復進遂致惑大兵全隊改由平樂荔浦藉口防守北路棄永安南路賊營不問似此恇怯無能藏罪不知振作之員留營無益且使各營將士效尤不遵軍令不知 國法所關匪細本司職任臬司有彈劾之責現又充當大營翼長出駐荔浦籌商進剿防堵事宜理合據實稟請中堂特予糾叅將李瑞從重治罪以爲諸將不受將令之戒

向提督籍病逗遛狀　辛亥九月初四日亥刻

本月初四日連奉初二日兩次憲諭以潮勇到粤需時不可坐擁一萬餘兵而不動手誠哉明諭也此間自前月二十日烏都統及劉李二鎮約期進攻之後日望向軍到地為夾攻之舉盼眼欲穿始得其許到黃村或仙迴嶺一信候至二十五日聞其兵由仙迴嶺進方謂可以合攻矣乃又寂然悶其已自龍寮嶺敗回又兩日始得其敗回之詳乃古州李署鎮而非向也又二日乃知向軍見李敗回遂不敢復由此進竟改由北路自平樂樸荔浦而往新墟又不亟為遣長李王㓮之兵由陸路行自由水路計昭平至平樂本止一日程乃長李之兵自二十八日啟行不行大路故從小路沿河迂滯今已行六天不知前隊今日能到荔浦否向行水路上水更遲又聞其患病未愈兩腿浮腫又有上省之說本司知其久

病而兵不可用料其必須潮勇生力軍之助故欲以潮勇助之非勸其待潮勇也中堂嚴責之不動善諭之不動使人憤懣欲死昨以紅白稟請參李瑞從重治罪以爲諸將不用命者戒亦無聊之極矣伏讀憲諭一若本司不急行催而聽其逗遛觀望廢時玩寇者不勝惶恐之至此時諸將獨烏都統一軍數勝實能大挫賊鋒然其力止此矣大舉非向合力不可而向之舉動如此中堂亦無如之何姑聽其自北路進兵特開水竇一路以爲南嶺烏都統來書至爲之慟哭事局如此豈本司有玩寇之心哉昨奉中堂手諭以待向軍到同劉李之軍全力攻城使烏一軍陽攻水竇并阻英村之賊本司立即飛致烏與劉李遵照辦理明知非策而爲之今抄烏李來信本司致烏劉李信稿呈閱凡言兵數有虛有實虛者不欲使賊知我兵之少然不可以自欺今諸軍病傷實多可用者

不及其半此等事原不肯言恐賊聞之而不敢不以告憲台也茅
令言新墟一帶瘟氣甚大壯勇民人病者死者甚多頗有傳染之
患則軍中可知矣惟憲台明鑒焉

會商分派官兵進剿攻城狀辛亥九月初五日亥刻

本月初三日本司接奉諭示賊踞州城必當迅速克復令本司約
會諸將一面攻城一面分攻水寶莫村之賊以牽制之俟攻城盡
殲其踞城之賊回軍南擊兩路截殺等諭奉此當經本司飛致各
路並都統在柴查向提督現在患病回省所有各營官兵係交都
統一人統帶沿路趲行於九月初五日同天津長鎮行抵荔浦會
晤本司當經熟商事宜以都統現帶各營兵勇必須分派以專責
成除仁勇義勇壯勇等九百名先經都統札飭投効之陶昌培楊
瑞乾劉孟三管帶赴昭平縣協同防守外現在議定天津長鎮統

領湖南官兵同潮勇二千名以副將博春參將成林遊擊瞿騰龍候陞遊擊鄧紹良鄭魁士守備朱占鰲朱與潮候補守備王俊管帶又潮勇六百名以候補知府陳瑞芝管帶作為前隊都統巴清德統領四川兵一千五百四十名廣西兵九百名以副將奚應龍參將巴彥布都司向承恩揀發都司額爾和泰儘先都司馬大遣守備曾占鰲張宗文管帶督後策應定於初六日由荔浦啓程前過新墟到古排塘與劉李二鎮合營紮住即日天津長鎮會同劉李二鎮由北路進兵先攻奪龍眼潭等處賊礮臺并知會烏都統以兵自南路夾攻以通我兵之氣川滇楚粵各兵即進紮營盤都統巴清德同各鎮將面晤烏都統剋期攻城并分攻水竇及莫村之賊一俟中堂定期札到立即遵照行事其徐州松鎮原帶之安徽兵參將成林原帶之湖南安徽四川兵各歸本營以便管帶

合并陳明所有都統本司會商分派進兵緣由除飛咨各鎮外理合會
銜稟請察核批示遵行

再者進攻州城及水寶賊匪事宜向提督意見不同衆人嘖有煩
言本難與共事現晤巴長二位及衆將官皆以爲賞罰不洽輿情
今既因病晉省兵勇悉交巴都統管帶今日本司會商甚覺情同
意愜烏與劉李三人接到前日知會俱已回信並無異議一俟中
堂定期札到即遵照行事察看輿情大爲和睦氣象甚好或者中
堂一片忠誠上格　蒼昊大功將成故諸將和睦也惟攻城之
舉雖云巴長劉李攻城使烏攻水寶莫村之賊然亦必我兵彼此
通氣查古排至佛子村三四十里其中自龍眼潭北勞村六廟村
西河街新村闌鎮皆有賊礮臺隔絕劉李之兵同烏兵聲氣不通
辦事殊多不便必須巴長劉李先將此一路數處礮臺攻破與烏

兵通氣面商如何攻城如何攻水寨及莫家村方能得手耳地利情形必了然乃可辦事未有冒昧行之而能成功者也昨日烏都統寄一地圖頗細今以呈覽又今日巴長兵勇到荔浦名為五千七百四十人內除病傷亡實止五千餘人又巴都統派撥仁義等勇赴昭又以安徽兵歸回徐州松署鎮外二人統領各止二千餘人劉李二鎮之兵名為四千除病傷外實有三千人本司助以福勇一千共成四千此兵之實數也叅將成林原帶三百兵守新墟今巴長熟商各營兵宜歸各營方可得力零星分開大不相宜是以此次仍使各歸本營成林仍隨長鎮帶兵而以向處所分之安徽兵歸還松鎮使馮景尼管帶往守新墟一轉移間彼此合式巴長二位此次兵勇五千七百四十名已每人犒賞銀五錢人多不能一兩合并陳明

覆中丞兵數覈實狀 辛亥九月初八日辰刻

本月初四日亥刻具稟向提台因病延遁不盡情形計初五六日可呈鈞鑒矣初六日巳刻奉讀初四日亥刻憲台手諭知本司上節相定擬合兵攻城一稟已蒙鑒悉是時尚未定知向提台果遂棄兵晉省也初五日巳長二位到荔浦始悉向果晉省請假是前言其氣餒不敢戰欲待潮勇者非謬矣向一敗而餒李瑞一敗而又餒餒者向李也本司揣知其不可用非一日矣不幸而言中豈美事哉前者請參李瑞之事本欲逕稟因恐不便於節相是以用紅白稟單上而心慮其未必肯行昨得回書但以所言爲極是而仍令其防守昭平甚恐節相以李瑞新放左江鎮又帶兵無人而强用之也昨出稟稿示巳長二位頗知儆懼並抄寄烏與劉李矣故一聽本司之言分兵同進坝烏劉李定日進攻也初六日又得

節相密札使本司擬定日期硃筆填發遂定塡於初十日辰刻各營出兵午刻攻城矣前擬令巴長劉李先瓊龍眼潭等處賊礮臺以通我南北兩軍之氣繼思爲時頗促恐其悞事又飛致諸將徑往攻城屬烏軍先出攻水寶及黃家村二處想無異說也惟軍中病者甚多大將自巴向長劉李皆病外副將自王錦繡以病乞假回省安義王鎮病在梧州和春病重日眼全歪尚在平樂博春病稍愈而尙不能騎馬遊擊以下頗多而不敢言病至於兵丁則無日不有死者情形如此非簡練軍實不可所以前日從巴長二位考其實在據天津長鎭面閲一單今以呈覽此乃約畧言之尙恐不止如是也然只能憑此行事矣本司生平不作虛浮夸大之言故每事皆求實在幸邀憲台見知迥殊常況何敢欺罔耶節相出臨陽朔本當前往照料但現在軍事要緊擬明日前往新墟一以

催督諸將二以距永安只三十里探信較速必自往乃可節相必
不以照料不周見罪耳
接省信知撥帥已將向李二人嚴叅可以作士氣矣
我兵進攻龍眼塘未克攻城狀 辛亥九月初十日申刻新墟
本司於初九日帶新僱東勇三百人進駐新墟紮營使都司馮景
尼帶安徽兵往同松署鎮防守壬山又添派猺勇一百名守通茶
山之路去後遣山東守備周光碧桂林把總庾文昌於初十日五
鼓往古排塘隨同劉鎮前進覘陣茲於午正據庾把總回新墟報
稱官兵分四路進攻至龍眼塘礮臺賊於其處築長礮墻從墻洞
開礮兵勇正在抵敵忽賊從墻外四路撲來時我兵分路往北進
者已到紅廟距城不遠鬪龍礮臺打仗未能即過回來策應而城
亦添來者紛紛自山壓下我兵抵敵不住只得收回是日長劉李

三鎮俱出督陣惟巴都統守古排大營雲南李鎮帶兵出征尚未能騎馬方攻龍眼塘時頗聞南路礮聲知係烏都統出兵及後我兵既退不復聞南邊礮聲大約慌亂不暇之故等語正在查問間周守備回言本日兵分四路雲南李鎮兵爲前隊長鎮湖南兵爲左隊福勇潮勇爲右隊劉鎮四川兵督後初進之時甚好前隊左隊皆有所獲并燒賊村兩處右隊福勇進攻亦好因欲抄賊之後遇伏而退其賊見我右隊勇退遂來夾攻我之前隊是以抵敵不住而退左隊見之亦退後隊往前接應已來不及我兵退走擁擠不免亦有傷亡等語至其詳細應候劉李二鎮及烏都統信來再報

初十日進兵情形狀辛亥九月十一日新墟

初十日申刻戰報我兵未能攻城情形據庾把總周守備先後所

報不同請俟巴劉長孝等信到方知其詳去後是晚亥刻未見來
信有省來古排塘之投效職員許炳東從長鎮營東來言是日隨
同長鎮進攻各兵係到龍眼塘分派三路前進長鎮爲中隊帶湖
南兵劉鎮及巴副將爲左隊帶四川兵蕭都司秦如虎帶廣西兵
雲南二參將帶滇兵爲右隊到龍眼塘分兵前進李滇因病未行
左隊進毀三處礮臺焚賊村兩處中隊潮勇福勇直至永安州城
北門外之後山山上有賊營二座潮勇首先進攻賊不出營惟於
牆眼內放礮潮勇有二人受傷佯退誘賊果見賊匪出營來追湖
南兵上前打死賊匪多名并奪獲執黃旗一賊山上竹林內營盤
之賊及城內賊匪見之紛紛齊出攻撲中隊召右隊之兵策應因
隔兩小河未至中隊抵敵不住只得收兵右隊先退左隊亦退我
兵損傷無多深爲可惜等語向使右隊見賊來攻我兵之時速來

策應大可得手惜乎李能臣病不能行也該投効之言如此與昨日周守備庾把總所言多有不同似較詳細長劉二鎮自即有稟以此三人之言參校可得其實今令該投効至陽朔叩謁可以面詢一切本司亦即親至古排面詢諸人再商後舉其鳥處至今未有信到合并陳明

親至古排查詢軍務狀 九月十二日巳刻新墟

本月初十日進兵之事業經兩次具報在案本司因前後來員所言不同于十一日親至古排各營面晤巴都統及李長二鎮細詢情節該投効職員許炳東所言近實惟進兵實係四路蓋劉鎮係左隊另派有礮勇在左隊之左又以周守備所言得實是日左中二隊之兵打仗甚為出力潮勇尤其奮勇而巴都統主稿同劉鎮會稟未曾敘及以中隊左隊之事作為該都統所帶將官之事出

力之潮勇一字不提衆人嘖有煩言巴都統不識漢字實地忠厚一切皆其手下將官所爲劉鎭以其統兵主稿不能與爭長李吏不能言本司以現在用兵吃緊之時豈可使兵心不服且巴都統以前日未能成功又令各營吏于十二日辰時照舊進兵本司以前日烏都統一路如何至今無信若再進兵仍當約會同進必得烏信乃可巴都統不俟前日烏兵之信又經發信約會本司到時已無及矣切囑劉鎭以俟烏信回力言不知其聽否本司以諸將甫經和睦乃大好事而如此稟事恐失兵勇之心急傳管帶潮勇頭目及前日中左兩隊將官面加獎勵賞潮勇及中隊兵銀八百五十兩賞左隊出力兵銀五百兩衆乃歡欣鼓舞察看其情或尚可用耳

再者初十日中隊誘賊出營湖南兵正在出力打仗而城內之賊

復出長鎮使人持令箭招右隊前來策應右隊不遵空放兩礮而退大功不成實由于此可恨之至應請中堂嚴札飭查右隊帶兵將官何人予以嚴懲

十九日進攻報中丞狀 九月二十日未刻淅墟

十九日寅刻南北兩路官兵進攻湖南兵同潮勇進攻西面賊營長鎮帶病督之賊如前閉守不出潮勇佯退賊出營來追湖南兵迎上潮勇復回用連環排鎗打死賊數十人敗走中路雲南廣西兵方攻五將廟賊營西營賊復往助之雲南廣西兵將退見有大令不敢走復奮力迎擊將賊打敗四川兵進攻東路紅廟賊營賊亦不出久之仍用佯退法賊從山上來追被四川兵回身擊之亦殺斃數十人生擒執黃旗賊目一人將其北樓村燒燬此劉署提之兵也三路共計斃賊百餘人擒賊目一人燒村一處申刻收兵

烏兵攻莫家村甚力不知殺賊若干遥望焚燒賊屋不少北路收兵猶聞南路礮聲未已此十九日南北兩軍進攻之大槪情形也大兵連日打仗得勝之兵當賞傷亡及病兵當卹皆需銀項前經札行支應局提銀六千兩欲北路四營各以一千兩交其主將烏營亦予二千使得隨時獎賞鼓勵士卒聞省局存銀僅二十餘萬前奉憲札撙節支發固是正辦然有能撙節有不能撙節者未可一概拘泥也中堂昨日來諭令諸軍佯作攻營而乘間襲取其城捡渠復城而不必守誠爲美事但目前諸軍將不過中材以怯而罷病之兵每日打仗僅能小勝耳欲其辦此實未見有能行之者也烏之一軍最爲精整矣其兵名爲五六千實在不過二千七百人耳一軍獨當水竇莫家村兩營之賊實爲不易昨日來信求以潮勇二千助之云得此二千人可以先取水竇再破莫村蓋凡打

仗必留守營之兵已去五分之二又分兵爲二如攻水竇必另派兵防莫村之救援如攻莫村必分兵以防水竇則兵又去一分實在打仗者僅能及半耳此未到軍營者所不能知也故鳥求添潮勇而議者不察以爲南北有兵勇萬餘人何以不能滅賊局外不知無足怪耳賊此時惟死守營盤不出待我兵饑疲之後乃出而摳我誠善用兵者也此之謂以逸待勞而我兵旣疲於往返又疲於戰鬥此兵家之大忌也而書生不知輕於言之古人云知已知彼百戰百勝豈有不知彼又不知已能用兵者乎中堂天分甚高而未歷行陣時有未了然之處不能不勉强從之事不能成終亦明白耳謹密陳之

古排軍中回言事狀九月二十三午刻新墟

昨日至古排見長小泉神氣目光尚好言語清楚談論兵事一如

平時惟長臥不能起坐不能飲食不吃稀飯并米湯不能下嚥今
則嘔吐正說話間奉到中堂二十一日亥刻信出示之信中言其
甚長進會打仗囑本司善待之以鼓其氣等語本司告以中堂前
信有云小泉為人帶累伊聞之以為冤枉已自甚喜本司復告以
已稟請中堂速調令弟前來大約五六天可到伊尤大慰蓋其病
係鬱怒傷肝木氣克制脾土今心事已白其弟可來病根已去朱
紹恩言其脈氣漸漸好當可不死矣然總須其弟老三來也伊言八
旬老母尚在漳州總想接往天津去級請李鎮已以本地薄棺收
殮營中將士送回本營但其家在甘肅身邊一無親人情實可憫
中堂入　奏當有開復處分　恩卹可否將長小泉連日打仗
得勝撫馭將士得宜之處請予一併開復原官出自鴻施幸甚承
示李孟羣請帶勇來營欲令其由壬山攻賊東面好極但東面甚

空止李孟羣一千餘人前往尙形單弱似可以安徽兵同往安徽
兵并不軟弱潮勇以安徽兵有膽氣深相結拜所云軟弱之言似
不確也壽春宿賴之人風氣勁悍好鬥與漳潮相似何謂弱耶我
兵自壬山前進則賊不敢出此前來其時或另派人往守亦可也
北路添李孟羣之勇一千四百人又添潮勇一千軍勢既壯又本
司昨將支應局解來六千金除分送烏營二千外又送北路各營
備賞衆心益形鼓舞本司許另備猪雞各數千隻酒千瓶送去令
諸營將同兵勇焚香盟誓彼此相顧同心協力和雞血酒飲之衆
人皆喜果爾則皆可用矣烏遠芳所言若得潮勇二千則水竇可
破塞住水竇紮營則賊無竄路莫村在掌握之中并接應北路攻
城拉首中堂甚壯其言而從之洵爲明智納言不勝欽悅之至但
望長孟羣同潮勇早到一日好一日也聞賊又捉夫欲走三昧逕

一路往傳猺頭尚未來不勝著急猺頭一到此路截住則無虞矣連日天雨大是初冬氣候非復前此亢燥或者氣機已轉乎巴劉已定計挑募敢死之士并商烏同辦矣又巴劉言火箭用完要用甚亟望諭局中趕造送來以多為妙

正繕發間得二十二日未刻來諭以仁義勇若調大營昭平益覺空虛實為至當本司前者一以昭平人不愿二以北路兵勇少人之故今有李孟羣之勇則勝此仁義勇多矣然則暫且緩調亦可當告知巴都統來札一件且存不發矣賊到荔蒲之說前獲犯供即有此語言由三昧猺一路行走到荔浦所以亟往傳猺頭也據云猺頭須二十四日可來覓人為猺頭所信者往傳惟此間監生韋拔揚富而急公為猺頭所信必須此人去也此人前日來言往返要三四天許于二十四日來矣

先生自戊申歸里咨後進方樞之先生以抱眞名告先生亟欲枉
駕先君子以其爲鄉賢命抱眞執弟子禮以見先生曰聞吾鄉子
弟近多附理學後夫古人明道潛修人稱之爲理學今士自以之
監觸乎聞女宜多讀古人書以擴心胸增知識求實用復賜以所
著全集抱眞受而卒讀莫能窺其涯涘惟言政事之文尤有實效
其全集徧海內固已仰其學行今慕庭以尺牘與其條程若干則見
示多緣奉命與西勳恕而作惜無有用其言者慕庭不忍棄父書
欲剞劂以存而讀是書者亦可以知當時事變而深諒先生之心
矣門人胡抱眞敬跋